

# 毛泽东在“胜利之山”吟出《长征谣》(下)

青石嘴战斗激战速决，共歼灭敌骑兵两个连，缴获战马百余匹，还有马车和军需物资。

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给红军送来的战马真不错，毛泽东当即决定，成立红军第一支骑兵侦察连。

1935年10月7日下午，怀着胜利的喜悦，毛泽东率红军众将士一鼓作气登上了六盘山。陈昌奉回忆道：“……我们一方面听毛主席说古论今，一方面观赏着六盘山的风光山色，在越过一道山卡之后，主席转过身挥手招呼同志们说：‘休息一会儿吧！’他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习惯地用手摘下帽子，伸开双腿，一边歇息，一边眺望远方，高兴地说：‘这里真是个好地方，以后可以好好地写一写，你们看，天高云淡，红旗漫卷，大雁南飞，六盘山的景色多好啊……’过了很久，我才明白，毛主席这是在酝酿吟诗作词哩。”

毛泽东究竟是在山头就吟出了完整的歌谣，还是当晚在村民窑洞中补充记下的？回忆者、研究者们说法不一。但是，《长征谣》诞生于六盘山，这是确定无疑的。

“天高云淡，望断南归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六盘山呀山高峰，赤旗漫卷西风。今日得着长缨，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

歌谣是红军重要的宣传形式之一。由于毛泽东深谙古词，《长征谣》是以《清平乐》为骨架，却又朗朗上口。《长征谣》很快就在红军中传开了，后来又在八路军、新四军甚至国民党统治区追求进步的文学爱好者中传诵着。

## 长缨 定缚苍龙

由《长征谣》发展成为著名词作《清平乐·六盘山》，应该是在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据陈昌奉回忆：“1935年12月的一天，也就是党中央驻在瓦窑堡（现子长县）期间，毛主席没有开会，也没有看书，静静地坐在桌前，反复吟诵，挥笔写出了《清平乐·六盘山》。”

但关于词的写作时间，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和1986版《毛泽东诗词选》均标为1935年10月。《毛泽东年谱》1935年10月7日记有：“率陕甘支队胜利地越过六盘山主峰，继续向环县与庆阳之间前进，随后，作《清平乐·六盘山》词。”这都是以毛泽东吟《长征谣》的时间为词作时间，应该说合乎实际，也更具历史意义。

《清平乐·六盘山》与毛泽东其他几首长征诗词一样，早已成为举世公认的名篇。

“天高云淡”，是对陇东高原深秋壮美景色的描写，也是抒发因胜利而兴奋激情。“望断南飞雁”，是将厚重的情感寄意于景中。凝视南去的大雁飞到天际，依然思念绵绵。思念留在苏区的同志、血肉相连的乡亲、长眠在路上的烈士、还在征途上的几万红军……

“不到长城非好汉”，这是人们时常引用的佳句。可以说是写实：走到六盘山，就踏上了秦长城遗址；更应理解为言志：不到根据地，不上前线，就不是英雄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回首长征路，从容“屈指”，似等闲视之，更显豪迈气概。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依然是寄意于景中。重峦叠嶂

间，西风劲吹，红旗招展，犹如大气磅礴的画卷，彰显出红军所向披靡的气势。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是宣誓，是呐喊，是对信念和意志最有力度的表达。“长缨”指革命武装；“苍龙”是凶神恶煞。毛泽东曾专作批注，“苍龙：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前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诗人李瑛评价此句“画龙点睛地展现了革命任重道远但却信心百倍的光辉前景”，是全文的主旨所在。

从《长征谣》到《清平乐》，字句有多处改动，删去了“同志们”的呼语和重复句，改“南归雁”为“南飞雁”，改“赤旗”为“红旗”，改“今日得着长缨”为“今日长缨在手”，但内容无实质变化。

对这首词的发表时间，有诸多考证：1941年12月5日上海出版的文学刊物《奔流新集之二·横眉》首次披露这首词，被认为是第一个公开版本。1942年8月1日新四军《淮海报》以《长征谣》为题刊出这首词。1947年8月1日晋冀鲁豫军区《战友报》，1948年7月1日东北解放区《知识》杂志都刊发了这首词。1949年5月冀东新华书店印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书以《咏红军长征》为题刊载这首词。1949年8月2日上海《解放日报》最先使用词牌《清平乐》发表这首词。1955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刊登《长征》和《六盘山》两首词，是首次在国家级出版社的出版物上发表。1956年8月3日出版的《中学生》杂志在谢觉哉《关于红军的几首词和歌》一文中引录有这首词。

毛泽东对这首词的情感也非同一般，他留下的手书多达10幅。最早的手迹是1938年11月在延安书赠

李公朴留下的，见《李公朴纪念文集》插页。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发表毛泽东诗词18首时，他应邀将这首词写了横竖两幅书法，并将“红旗漫卷西风”一句的“红旗”改为“旄头”。

据研究者介绍，毛泽东对此词改动有8次。1957年把“红旗”改为“旄头”后，1961年又将“旄头”改为“红旗”。在他留下的手书中，“红旗漫卷西风”句，有七幅是“旄头漫卷西风”；“何时缚住苍龙”句，有七幅是“何时缚取苍龙”，一幅是“他年缚住苍龙”。

几十年来，每当诵读、演唱甚至想起《清平乐·六盘山》，宁夏人总会流露出特殊的感情。这不仅因为宁夏的山水见证了红军长征走向胜利，还因为毛泽东的一次特殊关照。

1959年北京人民大会堂落成后，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布置自己的会议厅，许多同志建议宁夏厅应悬挂毛泽东手书《清平乐·六盘山》。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秘书长的黑伯理便与董必武取得联系。1961年9月8日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欣然提笔，专为宁夏同志书写了这首词作，派人送到董必武处，并致信说：“必武同志，遵嘱写六盘山一词，如以为可用，请转付宁夏同志。如不可用，可以再写。”9月30日《宁夏日报》头版套红刊发了毛泽东的手书墨迹，并配发社论。之后，工艺人员将手书作品放大，镌刻在贺兰石板上，悬挂于人民大会堂的宁夏厅。

如今，矗立在六盘山巅的红军长征纪念碑上，也镌刻着毛泽东这首记载着红军长征走向胜利、传扬着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永放光芒的《清平乐·六盘山》。（据**澎湃新闻**）

## 韦州至下马关之间的伏击战

杨文元

1936年6月下旬的一天，红军第七十三师向豫旺县城下马关发起了攻击。红军第十五军团长徐海东命令该军团手枪团要严密观察韦州敌动向，认真研究、仔细分析情况，做好侦察工作，根据情况可以打一大仗，徐海东还说：这次行动很重要，将直接关系到攻打下马关的成功与否。手枪团的干部战士当场表示：坚决完成任务。当时手枪团分两个分队，刘成富担任二分队队长。

夜幕降临后，刘成富召集分队干部战士，传达了军团首长的命令及作战意图和手枪团肩负的任务。

凌晨2时许，刘成富带领全分队急速向指定地点——韦州与下马关之间急进。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急行军，跑了30多里的土路，于凌晨4时，按时到达指定位置。红军战士们不顾疲劳，积极做好战前准备工作。刘成富和几个分队干部在一起仔细分析了敌情：我七十三师正在攻打下马关，韦州之敌可能出来增援，而我们正处于韦州与下马关之间地带，现在派战士到韦州侦察，时间已经不允许，隐蔽下来观察敌情又很被动，怎么样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呢？

同志们思索着……这时，刘成富

抬起头向天空望去，繁星满天，借着星光，刘成富突然看见了敌军架起的电话线杆，有了！刘成富喜出望外，情不自禁地将手往大腿上一拍：从敌人的电话里窃取情报。他立即叫把红军的电话机设法架在敌人的电话线上……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突然电话里传出下马关敌人同驻韦州敌人的通话声。驻在韦州的马鸿逵骑兵营营长在电话里对下马关的守敌说：“你们要堅持住，我们骑兵营马上前来增援。”

这时，天已蒙蒙亮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那样寂静，电话里的声音听得非常清楚。这一情况十分重要，遵照军团首长的战略意图，刘成富根据所掌握的敌情，一方面派出两名侦察员与红七十五师取得联系，准备打开歼灭战；另一方面占领有利地形准备伏击敌人。

正在这时，刘成富和战士们突然看见有一个人骑着骡子，后面还跟着五六个人，朝他们的埋伏圈走来。突如其来的情况打乱了刘成富他们的行动计划，他们一时搞不清楚来者何人？意欲何为？如果打掉这伙人，就会打草惊蛇，韦州出动的敌军援兵可能会缩回去，怎么办？刘成富决定抓个俘虏，了解事情的真相。他简单做了布置，然后红军战士各就各位。

等这一伙人走进红军的埋伏圈后，两个战士箭步上前，出其不意地拿下了那个骑大骡子的人，后面紧跟的那几个人见此情景，乖乖地投降了。经过盘问，得知那个骑大骡子的人是韦州伪联保主任，其他几个是他的随从。这个联保主任说，韦州要增援下马关，具体时间他也不知道。这与刘成富他们已经掌握的情况相符。约摸过了10分钟左右，远处有一队骑兵向刘成富他们这个方向急奔而来。刘成富判定：这就是韦州敌人援兵——马家骑兵营。敌人越来越近。红军手枪团二分队只有30多人，每人只装备四枚手榴弹和一支手枪，没有更多的枪支弹药，而马家骑兵营有100多号人马，红七十五师还没有到达，只有来个突然袭击了，红军手枪团隐蔽在各自的位置上，等待敌骑兵营靠到最近距离时，再攻其不备。敌人已经完全靠近了，“打！”刘成富一声令下，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划破长空，响成一片……

红军骑兵营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弹打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敌军人仰马翻，乱成一片。

战斗进行了约5分钟，刘成富派出去与红七十五师取得联系的两名侦察员和红七十五师的二二三团一同赶到，投

入了战斗。枪声愈来愈密集，敌人更加混乱，找不到方向的马匹惊恐地狂奔乱撞，陷入红军伏击圈的敌骑兵营的前一个连已无退路，彻底溃败。后面的两个连见势不妙，掉转马头，狼狈逃窜。红七十五师二二三团穷追不舍，歼击残敌，伏击战很快结束。

红军这场伏击战打得十分漂亮，以少胜多，以弱制强，打乱了敌人的阵脚，阻止了敌人对下马关的增援，保证了红七十三师顺利攻打下马关，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战斗结束后经清查，俘虏敌人60余人，马80余匹，还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

当日下午2点多，刘成富和手枪团的战士们回到军部，向军团首长汇报了窃取敌情和伏击敌骑兵营的情况。军团首长高兴地说：“你们任务完成得很好，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现在豫旺县城下马关已经顺利攻打下来，你们的任务是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攻克下马关后，红军立即着手进行革命宣传，发动群众，壮大红军力量，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者系红军西征纪念馆党史研究员。）

## 宁夏党史人物

# 金占林：为宁夏山区广播电视事业奉献了毕生心血

金占林，1939年出生于同心县城关乡金家儿沟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生前系同心县豫旺镇广播站站长，中共党员。

金占林的父亲早年为躲避抓兵，携妻儿外逃，流落在豫旺城。1959年，金占林被录用为同心县广播站线务员，他与广播的不解之缘就此展开。曾获得全国广电系统先进工作者、“自治区60年感动宁夏人物”等荣誉称号。

金占林早年只读过两年私塾，深感文化底子薄，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为弥补文化知识欠缺，他找来小学语文课本和《新华字典》，一个字一个字、一个词一个词地学，学完小学语文课本，又开始自学中学课程。广播电视技术需要物理知识，他便找来物理课本，记概念、背公式，掌握基本原理，并买来广播、电视方面的书籍，坚持刻苦自学。金占林的一生除了工作就是学习，凭着坚强的钻劲和韧劲，他逐渐掌握了专业知识，成为一名无线电专业的助理工程师。

金占林的笔记本上记录着很多向雷锋等英雄人物学习的内容。其

中一段写道：“伟大的革命战士雷锋同志：我要永远向你学习！”他一生都在以雷锋同志为榜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常说：“‘人’字好写，只要一撇一捺，而要做好一个人就不那么容易了，我要把‘人’字写得工工整整。”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1963年初，同心县决定在全县普及有线广播，参加工作没几年的金占林承担了架线任务。刚过正月十五，他就离开怀孕的妻子，带着工人，冒着寒风，踏着冰雪覆盖的山源，挖坑栽杆、爬杆架线。妻子难产，同事们劝他回家看看，他却说：“我是‘公家人’，怎能轻易离开岗位呢？”在他的带领下，架线队昼夜奋战，仅用半年时间就架通了同心县东部山区42个村的广播线路。年底，全县实现了村村通线路、社社有广播。

豫旺广播放大站承担着40多个村的广播线路维护和信号传输任务。那里山高沟深，交通不便，杆多线长，工作难度大。金占林对组织立下了三个保证：保证不留下一个空白村；保证排除线路故障不超过24小时；保证不

耽误一次播音。当时，放大站用的是一台老的柴油机，常常出毛病。金占林每天凌晨4点准时起床，先生火烧柴油机，加开水预热，然后再光着膀子一次次发动。6点半，广播信号准时在豫旺地区的3个乡镇（公社）播出。他3天一查线，5天一巡回，在方圆50多公里的山路上奔波，从不间断。

1998年7月，金占林从豫旺镇到县上办事，有人打电话说豫旺地面卫星接收站发射机发生故障，信号中断。他一听心急如焚，又立即搭班车返回站上。由于条件限制，忙了一个通宵，故障仍然没有排除，他只好步行几十里，将几十斤重的发射机背上2600米高的罗山转播台去修理。

长期的野外作业和超负荷工作，使金占林患上慢性胃炎、胃下垂、肺气肿、哮喘等多种疾病。同事以及家人多次劝他去医院治疗，但他总是忙于工作，一拖再拖。1998年12月，多病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他住进了医院。可是病情刚有好转，他便瞒着医院，悄悄回到了广播站。

金占林为别人修理了一辈子电

器，自家却连个收音机也没有。他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仅有的就是一箱箱有关广电知识的书籍和一堆堆废旧的电器元件，这是他几十年积累下的最贵重的“家产”。他每天同电线、铁丝打交道，但自家晒衣服的那根铁丝却是他掏4.4元买来的。亲戚、邻居想问他要点电线、铁丝，他总是婉言拒绝地说：“公家的便宜一分钱也不能占。”

1999年，全国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尽管金占林已经递交了退休报告，但他却不顾病魔缠身，依然带病请战，要站好最后一班岗。8月2日这一天，金占林终因积劳成疾，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他以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人生格言：“是公家人，就要好好地为公家干事。”

金占林去世后，同心县豫旺镇方圆百里的2000多名群众自发为他送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在北京专门召开了金占林事迹报告会，并以他为原型拍摄了7集电视连续剧《公家人》。1999年12月，自治区党委追认金占林为优秀共产党员。

（据**宁夏党史学习教育网**）

## 移民岁月

第一百二十五期

YI MIN SUI YUE

## 王志洪：把文化“大篷车”开进千家万户(二)

王志洪：宁夏驻京办事处的韩主任对我们特别热情，介绍宁夏的情况时讲了很长时间，我们听得很认真，话里话外全是宁夏的好，而且还有针对性。听他的口气，宁夏就是个充满鲜花与歌声的地方，我们听得热血沸腾，充满着期待，恨不得插上翅膀马飞到宁夏。韩主任还给我们背诵了毛主席的诗。“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我们回去就找毛主席的这首诗，“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感觉主席的诗歌太豪迈了，充满了革命的浪漫和坚定，似乎就是为我们出征写的。那时我们都是艺术学院的毕业生，接受的教育不仅是艺术，更多的是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理想追求，青春的理想与豪迈再加上韩主任的鼓动，全部变成我们投身边疆的力量，真的有些热血沸腾。

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整班的毕业生被分配到宁夏是件大事。宁夏文教厅还派时任宁夏话剧团团长李勃到北京去接这批学生。李勃是位资深的老革命，也是早期支宁的干部，他在学校给学生们讲话时说得很客观了许多。他看到这批热血沸腾的艺术学院的学生时，讲得更多的是宁夏的发展潜力和共同努力后会争取到的美好未来。他还特别提醒所有的学生，要充分做好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在敢于吃苦时还要善于吃苦，能够吃苦。也算是给这批充满艺术浪漫的大学生提前打下了面对困难的预防针。在王志洪的记忆中，来宁夏的火车上，27名艺术院校毕业生的歌声盖过了火车的轰鸣。激情与豪迈让所有的同学都无比兴奋，一路欢笑一路歌，还有同学现场表演快板诗，这都成了车厢里的风景，在乘客的掌声中他们到了银川。

宁夏政府还派出文教厅领导到车站接他们，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招待所。银川给王志洪和他的同学们留下的第一印象十分美好，晚秋的微风轻柔拂面，风中带着北京闻不到的土腥和瓜果成熟的醉香，一切都那么浪漫，一切又都那么陌生，充满着生机。

王志洪：到银川后把我们安排到自治区第二招待所，条件真的特别好，都是地瓷砖，房间里的家具也很好，一个房间有3个钢丝床，软软的，比北京住得还好，感觉档次高，特别舒服。第二天一早，自治区人事局的领导把我们召集起来，给我们发工资，每人52元。我们都是刚走出校门穷学生，一下子拿到这么多钱，那个高兴劲无法形容。早饭后下起了小雨，招待所服务员告诉我们旁边就是中山公园，大伙一听就吵着要去公园转转，也不怕被雨淋了。那时候的中山公园有种原始

的美，令人陶醉。晚秋的落叶静静地铺在林间小路上，一片金黄，祥和宁静，纷纷落下的树叶在地上铺了很厚的一层，脚踩上去柔软潮湿，充满了诗情画意，感觉特别好。

初到宁夏，季节的惠恩和特殊的环境给王志洪和同学们有了诗情画意般的美好与新鲜，再加上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工资和相对便宜的物价，一路车马劳顿的身体顿感轻松，反而多了种新鲜与兴奋。在北京商店中华、凤凰等香烟都是凭票供应，而在这里是可以买的，商店的好烟让他们扫了货。几个男同学还堆堆了3毛钱一碗的羊肉泡馍，鲜香清亮，汤里再加上些羊油炸的辣椒油至今难忘。刚到银川的那个早晨，所有同学都品味到了宁夏的美好，在摩拳擦掌中又坚定了他们扎根宁夏奉献青春的决心。

王志洪：从我个人来讲，从到宁夏的第一天起，所有的印象都特别好，因为有了这种第一印象的美好，后来也没感觉到宁夏有多么苦。到银川后的第三天，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马玉槐到招待所接见了我们，鼓励我们要努力学习，与群众打成一片，争取做一名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马玉槐的讲话很有鼓动性，听着也很激动，立志要献身艺术来报答党的培养和这里的人民。

尽管宁夏政府迎接这批学生的规格很高，52元的工资也让他们有了短暂的富人感，但接下来劳动锻炼还是让他们有些吃不消。按当时的规定，所有毕业分配的大学生都要先接受一段时间劳动锻炼。当时的说法是：锻炼思想、磨炼意志、坚定理想、锤炼红心。

劳动锻炼的场所是很新公路的建设工地，挖土方、筛石子、拉灰渣、挥铁锹，这些重体力劳动对艺术学院出来的学生来讲确实是道难过的坎。一个月后王志洪又被分配到永宁县养和公社红卫大队，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王志洪：去农村前还给我们作了动员，说大学生不仅要在学业上毕业，还要接受劳动锻炼，在思想上毕业。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段时间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全面开展，我们这些大学生又成了社教的骨干，无非就是帮助生产队抄抄写写，出几块黑板报，又搞了大半年。直到第二年夏天才从社教队抽回来，分到了宁夏文工团话剧队。

当时宁夏话剧团还没成立，只是宁夏文工团里的一个话剧队，人员不到10人，真正的话剧没有演过，多数是送文艺下乡，为各种庆祝活动搞演出，演出的节目政治性很强，算不上艺术，更多的是快板诗或革命歌曲大家唱。

（拜**学英 蔺银生 撰稿**）

## 深厚底蕴里的变迁往事(下)

玉皇阁所在地，当时有一个土台子，庆王府的人在台上修建了几间平房，作为守卫王府警卫的一处指挥所兼巡夜报时的更房。在《弘治宁夏新志》中，已把它称为“旧谯楼”（旧钟鼓楼），可见弘治年间，土台上的建筑物已做翻新，实际上已具有镇城钟鼓楼建筑和作用性质了。

这座钟鼓楼在清朝乾隆三年（1738年）大地震中毁坏，当次年恢复重建府城时，以鼓楼位置偏于城东，官民一致认为重建之机，把鼓楼改建在府城的中心位置“四牌楼”地方，于是就将原鼓楼改建成玉皇楼（阁），确切时间尚难确断，大约是在乾隆四年（1739年）以后至道光元年（1821年）以前这段时间。台基正中为南北向拱形门洞，门额上方有石刻题字，南为“帝鉴”，北为“天路”。

说起玉皇阁，在世纪广场上晒太阳的老人会笑着说，你看那飞檐多好看，技术多精湛。一位老人说，他见过的最美的玉皇阁，是在太阳刚升起的时候，那时候，这座沉稳的古建筑，被一片金黄色的光芒覆照。

## 宁园像一条纽带

宁园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在闹市一隅，显得宁静闲适。宁园更像是一条纽带，连接起鼓楼和玉皇阁，让这两座古建筑联结在一起。

《银川园林志》记载，宁园的建

设，始于1983年9月，当时的银川市园林局结合全市园林建设和绿化现状，提出绿化“黄土不见天”的口号，注重建设发展小园林、小绿地，提倡家庭养花。1981年至1999年近20年的时间里，唐徕公园一期、宁园、西夏公园、满春园等一批小公园、小游园应运而生。

当时根据银川市的规划，结合解放东西大街的改造工程，市政府在原来破旧平房的旧址上建起了宁园，历时一年多，1987年10月1日正式迎客。“当时的宁园有围栏，还卖票呢，好像是1毛钱。”一位老银川人回忆说，当时新建起的宁园仿古建筑，在银川是很稀罕的，是作为一个景点存在的。

1999年，宁园进行了改造。一方面拆除了围栏，改造成为开放式的街心公园，一方面对东区长67米、宽52米、占地0.35公顷的广场进行了改造。因正逢千禧之年，世纪交替之际，故取名“世纪广场”。广场正中修建了一座钟亭，悬挂一口“宁夏正时钟”。

宁园和世纪广场，是许多银川老年人最喜欢的去处。冬日阳光明媚时，人们就坐在世纪广场上，散步或者围坐聊天；而到了夏季，宁园里绿树成荫，又成了纳凉和娱乐的好去处。

看人们穿梭流连于小径、石桥、拱门之中，再看看东西两座厚重的古建，你就能真正理解这处区域，被划作历史文化街区的意义所在。（据**银川党史网**）